

釋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上卷 與敦煌文獻等「法數」編輯之比較研究

王三慶*

一、前言

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珍藏的貴重圖書公佈以後，一部僅見於中國釋典上零星徵引過的桑門書籍——「應之」撰作的「《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又名「《五杉集》」，原來已被視作早經亡佚之佛典古籍，如今重新問世，讓我們得以一睹全貌，並引起學界的重視。其實，該書早在數十年前學者已經提過¹，日本國內後來也曾有過簡短的報導該書的發現，可惜未能得到學術界的注意。直到朴鎔辰撰述了〈應之の《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編纂とその佛教史的意義〉²一篇，始針對其編

* 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¹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5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在1946年4月28至30日讀北宋道誠集《釋氏要覽》「服制」條的摘記，第五則云：「『釋氏之喪服，讀《涅槃經》并諸律，並無其制。今準《增輝記》引《禮》云：服有三：一正服，二義服，三降服。《白虎通》曰：弟子於師，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降服。《釋氏喪儀》云：『若受業和尚，同于父母，訓育恩深，例皆三年服。……《增輝》云：但染蒼皴之色，稍異於常爾。有人呼墨黻衣為衰服，蓋昧之也。……』」（此可見佛教的華化！《增輝記》與《釋氏喪儀》，我都未見，當考之。）」又云：「此書末篇（〈送終〉）引四部書最多：1.《南山鈔》（道宣），2.《增輝記》（不著作者），3.《釋氏喪儀》（普通子遠大師？）4.《五枚集》（我初不識此書名，又不認得『枚』字，後在頁49見二條：其一云：應之大師五枚集，其二云：應之五枚集，我始知此書名是《五枚集》，作者為應之大師，當更考之。）此篇所引諸書，若都存在，當可考得佛教徒漸行喪禮的歷史。將來當作一專文研究這個有趣味的問題。」惟胡適無法看到諸書，所用的《釋氏要覽》除缺失中卷外，錯別字也多，《五杉集》即被誤認為《五枚集》。這件事胡適也曾與旅美的楊聯陞談起，故楊聯陞致胡適（1949年12月1日）函的第三段曾云：「《釋氏要覽》所引《南山鈔》、《增輝記》、《釋氏喪儀》、《五枚集》，恐怕都不存在了。我還沒有細查，將來有功夫也許作個〈釋氏要覽引書考〉之類的文章。《增輝記》不限於喪禮，如《要覽》卷中『瀘水囊』條『《增輝記》云：觀其狀雖輕小，察其功用，為護生命，即悲慈之意，其在此也。中華鮮有受持，今准律標，示備於有間爾。……《南山鈔》有式樣，文多不錄。《道宣律》中聽者名式極多，非今所用，故不注之。』此類書大略以注律為主。」見余英時《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95。

² 朴鎔辰〈應之の《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編纂とその佛教史的意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7卷第2期，2009年，頁51-57。又據本文付記，原書藏者江田俊雄得到此書乃執教於東國大學校

纂與刊行、構成與內容及在佛教史上的意義，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頗具開創之功。其後山本孝子更針對書儀文字，連續撰述了〈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卷中所收書儀文獻初探——以其與敦煌寫本書儀比較為中心〉、〈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卷中における「十二月節令往還書様」「四季總敘」の位置付け——その製作年代と利用対象者を中心として〉、〈唐五代時期書信的物質形狀與禮儀〉、〈凶儀における「短封」の使用——唐・五代期における書簡文の變遷〉等數篇³，對於中卷的書儀部分作了不少的發明，更與敦煌書儀文獻進行了一些極具意義的比較研究。

只是這部書既然定位在「桑門備用之書」⁴，則不得不考慮這類作品的源流脈絡，勿論它是屬於「類書」，還是「書儀」，這類應用文都是六朝以來桑門一再編訂的作品，如以釋門書儀而論，從東晉·慧遠（334-416）法師著作《喪儀》以來，歷經陳·釋曇瑗（496-583？）之有《僧家書儀》五卷⁵，其後更出現《增輝記》及《釋氏要覽》、《敕修百丈清規》等重要作品，無論如何都不能忽略本書的居中地位，畢竟它是唐五代時期釋門應用文書的遺編佚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本篇擬就上卷內容進行探討，同時也與傳統的共時典籍、敦煌文獻等作一比較深入的研究，說明其真實意義與珍貴價值。

二、《五杉集》卷上與唐五代法數書籍的編纂呼應

本書開首已經殘缺，⁶山本孝子在翻檢原件之後，認為：「卷上卷首缺葉，現

前身中央佛教專門學校時，並撰有〈李朝刊經都監と其の刊行佛典〉一文亦提及本書，收入江田俊雄《朝鮮佛教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年），頁313-314。歿後，其藏書乃由子江田和雄氏於1996年寄贈日本東京駒澤大學圖書館。

³ 〔日〕山本孝子所撰數篇依次分見《敦煌學輯刊》第4期，2012年12月，頁50-59；《桃の會論集六集——小南一郎先生古稀紀念論集》（京都：桃の會發行，2013年），頁161-176；《敦煌學》第31期，2015年3月，頁1-10；《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0期，2016年3月，頁109-124。

⁴ 宋·陳舜俞撰《廬山記》卷1：「桑門備用之書也」，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83年），第2095經，頁1029上。

⁵ 唐·魏徵等撰《隋書·經籍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971；按：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21則作：「僧家書儀四卷」，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第2060經，頁609中。

⁶ 此書韓式線裝本一冊，上卷已殘，重新裝裱及封面後，外題：「伍杉集」、「炆藏室」，內裡有有收藏者云：「我聖上之祚，壬午春，吉林公事，抵錦營，與三澄先生論道問經，團會十日之樂。一日，有長老授卷，奉手開見，乃應之禪師所述《五杉集》也。書中家訓、簡牘、五戒文疏等文，可謂以（己）開後人眼目，不易得之龜語也。長老淵豐覺蓮專住持也。乙酉冬至後二日止之翁識。」凡分上、中、下三卷，每半葉十二行，行廿三至廿五字不等。惟上卷〈家

存的第2葉版心字樣可以讀為『上五』或『十五』，已失部分當有2或7葉，即卷上原共有5或15葉，卷上份量比中下兩卷較少。」⁷這裡並未承用朴鎔辰脫去二十葉左右的說法，認為只脫失2或7葉而已，則有需商榷。因為朴鎔辰之說亦出於江田俊雄玩味本書之後的心得，其在〈李朝刊經都監と其の刊行佛典〉第七則中針對此書曾有較為詳細的說明：

七、《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三卷（卷上部份缺失），應之述。私藏。卷下有「天順六年（1462）壬午歲 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本書自體例來看明顯為高麗版，但在《義天錄》及其他佛書目錄卻一無所見，實屬稀覯之書。尤其著者在卷中首題書銜有「廬山東林病釋應之述」，此人尚集鈔晉・僧肇的《金剛般若經注》，入卮續藏中。書的體裁大小經過近代改裝，高9寸、寬6.5寸，內部欄框高7.45寸、寬10.56寸，四周單邊，有界。半葉十二行，行廿二、廿三字不等，版心無魚尾。就卷上情形，如「五杉上葉」所記，封面亦貼有「伍杉集」的題簽，上卷破損，卷首約二十葉脫落，殘剩三葉。卷中廿六葉、卷下廿四葉，內容如書名所示，蓋應之為叢林新學之日常備用而編。有兩葉補刻，卷上列舉法數（該卷最後也收錄說明本書成書始末的「家誨一篇」），卷中舉例說明釋門喪儀禮法、弔祭文、簡牘書式等，卷下則是錄有受五戒文、放生文、十念文、各種齋文之屬。許多地方可見為避高麗王字諱如「昭」、「運」、「敬」等字而缺筆。⁸

可見江田氏是就三卷平均葉數所作的合理推論，雖不中也不遠了，因為這兩個字應該題作「十五」才對，其理由不外是：上卷現存三葉，「家誨」、「法數」各居一葉半許，若是現存的第二葉題作「上五」，則上卷至多不過六葉而已，尤其未補「家誨」之前，更是四葉半不到，卻置之於上卷，顯然與中卷的廿六葉、下卷的廿四葉，不能搭配。若再衡量作者說明其上卷的編製過程：

予先作《新學備用》三卷，蓋欲訓門內諸子，不謂流落於外。近往往見寫

誨》最後一葉作十三行，行廿四字。版心中縫或作「五杉中三」，有的已經殘損模糊，甚至不刻書名及卷葉，顯然刻書時已經不統一。又首半葉天頭空白處亦有同人筆跡，作：「…／□□行／□□力／動危□／□□／向金剛／□聞道／」，已難辨識。

⁷ 山本孝子〈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卷中所收書儀文獻初探——以其與敦煌寫本書儀比較為中心〉，頁51。

⁸ 江田俊雄《朝鮮佛教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年），頁313-314。

者但錄下卷，以求其便，殊不知製作之意始末，上卷是南山大師規誡，將來予補綴。所痛者事不師古，轉覺輕浮，良可歎嗟，實不可意。製《家誨》一篇，附之於此，免冀遺落。即壬戌年（962）夏四月。

那麼，原來三卷中的上卷若是僅有六葉，扣除近兩葉後補的「家誨一篇」，最多不過四葉的空間容量而已。從五法數到十法數現存共兩葉，則空間僅存一葉半，又如何容納居有大半的一到四法數？何況上卷道宣法師的南山規誡才是編輯全書的主要重點，又將從哪裡騰出空間來裝載它們？故此處作「上五」之不合理者一。再者，根據本書版心的中縫題字，全書雖然幾近模糊，唯下卷數處偶而留下蛛絲馬跡，如「五杉 下 十三」，書名及卷題居於版心上半，而葉數「十三」則居版心下半，卷數與頁次兩者間有大空白，下一葉也是如此，從來沒有將「上卷」、「五」二者連屬成「上五」之理。也因如此，上卷應該分有三部份，一是未全而待補的南山規誡，二是法數，三是家誨，以及居於卷首的全書總序或上卷的分類小序。所以中縫原題葉次還是作「十五」或「廿五」為宜，而非上卷五葉聯屬成「上五」二字。如果此一推論成立，則今本上卷共有十六頁，與中、下二卷的葉數尚可勉強平衡。

至於現存第一部分曾有個別小題，從「五法數」到「十法數」，其前僅存「四智」一則，依數應是「四法數」之殘文。考之「法數」一詞首見《管子·形勢解》，所謂：「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然而其意指稱是法度術數，非後來佛教教義中按照數字詞語的分類稱呼，如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藏：心、肝、脾、肺、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等類似的語詞與意義之解釋說明。對於佛教史曾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湯用彤在談到安世高「善開禪數」時說：

釋道安云：「其所宣敷，專務禪觀。」（《陰持入經序》，《祐錄》六）又曰：「博學稽古，特專《阿毗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安般序》，《祐錄》六）又曰：「安世高善開禪數。」（《十二門經序》，《祐錄》六）數者即指《阿毗達磨》之事數。印度佛徒對佛之教法綜合解釋，合諸門分析，或法數分類，如《長阿含經》中之《眾集》、《十上》、《增一》諸經已具後來對法藏之形式。其後敷宣佛法，為聽者方便，分門記數，以相發明。安公謂世高似撰《四諦》、《十四

意》、《九十八結》諸經，已見其對漢人說經即依法數。」嚴浮調曰：「物非數不定。」又曰：「唯《沙彌十慧》，未聞深說。」（《祐錄》十）是則安侯講經，以數為綱，但《十慧》則未詳釋也。而依此形式以講說，則所講者必多《阿毗達磨》。（《祐錄》二安世高譯有《阿毗曇五法經》，《阿毗曇九十八結經》。凡法數之經，均冠以「阿毗曇」三字，則似說法數之契經或可作如是稱）故安公曰：「世高特專《阿毗曇學》也。而因其于《阿毗曇》中，特說禪定法數，故曰：「善開禪數」也。⁹

再者，又在「竺法雅之格義」一節中引《高僧傳》云：「竺法雅……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或附諮稟。時依雅門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¹⁰而在其下湯氏又加以闡釋云：

格義者何？格，量也。蓋以中國思想比擬配合，以使人易于了解佛書之方法也。事數者何？據《世說·文學篇》云：「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亦作聲，誤）。」法雅之所謂事數即言佛義之條目名相。其以事數擬比，蓋因佛經之組織常用法數，而自漢以來，講經多依事數也（說見前）。¹¹

據此，安公時代已經盛行依據數字以說經義的《阿毗曇學》，也是格義學說解佛經的重要門法，其優點除了有層次分明和較為接近的文化語言外，也容易記誦，故歷來即有依據法數說經的專門著作，如《東域傳燈目錄》卷1載錄：「阿毘曇法數文一卷」¹²、智親也撰有《天臺法數十卷》¹³。

如今我們在敦煌文獻中可以看到BD.03593（北8380，結093）釋大般若經法數，S.2463法數解釋，BD.07766（北8383，始066）釋五蘊十二入十八界，這類都雜有法數的名稱或內容，然而並未編輯成法數專書。其實，有些作品雖然不具法數名稱，但是卻依經義而分類編纂法數內容者，如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佚失載籍

⁹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44。

¹⁰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167。

¹¹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167。

¹² 〔日〕釋永超《東域傳燈目錄》卷1，《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5冊，第2183經，頁1161上。

¹³ 〔高麗〕釋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3，《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5冊，第2184經，頁1178中。

《法門名義集》一書，很幸運的保存於敦煌文獻中，該書為李師政奉陽城公教編撰。根據釋道宣（596-667）為唐代南山律學大師，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十六歲落髮出家，二十歲依止大禪定寺智首律師受具足戒。其編著之《廣弘明集》卷十四·〈辯惑篇〉第二之十，收錄《內德論》，論題之後則冠以「門下典儀李師政」，除〈序〉文外，分錄〈辯惑篇第一〉、〈通命篇第二〉、〈空有篇第三〉，至於寫作緣由是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傅奕凡七上疏請除佛法，帝則將疏付予群臣雜議，更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先後凡有沙門法琳撰〈破邪論〉，時秦王府記室虞世南為序以贊之；明概法師作〈決對論〉，責奕謗佛僧八事；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云。¹⁴有關此一事件，佛教史傳諸書如志磐撰《佛祖統紀》¹⁵等都有載錄，而金濤亦有專篇探討其內容思想¹⁶，已無關法數之論，不再煩說。然而始終未曾載錄李師政著有《法門名義集》一書，幸有敦煌文獻為其保存，而今本《大正藏》第五十四冊乃據法國藏本P.2119號逐錄。根據首卷第一序文中說明云：

若夫法體沖寂，真性平等；名相本無，言語斯絕。然而證等之智力，了不同之緣；體寂之緣人，乃成無礙之辯。若杜口廢言，聖人何以垂化；昏心捨教，凡惑無由生解。故無說不妨於樂說，以知無名不壞於假名，因名以通寂。然則標法之名，釋名之義，理之津道，可不務乎！但布在眾典，難得而究，集而釋之，則易觀矣。今緣其所見，闕所未詳，以類分之，總為七品：身心第一、過患第二、功德第三、理教第四、賢聖第五、因果第六、世界第七。但法門無量，鄙識有崖（涯），其猶以管窺天，以蠡酌海，得淺遺深，千不知一，請俟達者，補其闕焉。

在這序文之後又題：「諸法門名數分位要略」，並依品門類別分為「身心品法門名義第一」，下列「四大」、「六大」、「五陰」、「六根」等種種小目及釋文，其

¹⁴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14，《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2冊，第2103經，頁187中。

¹⁵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39，《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冊，第2035經，頁362下-363上。

¹⁶ Jin Tao（金濤）“The Confucian Reading of Buddhist Teaching: Two Truths, Li Shizheng and 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Buddhism in the Early Tang”（初唐文人作品中的援儒入佛以及佛教漢化的思想背景：以二諦論與李師政《內德論》為中心之探討），《玄奘佛學研究》第19期，2013年3月，頁114-146。

後諸品體例盡是如此。其實此一書籍目前敦煌文獻尚可考知者還有不少卷號，在韓鵬2011年6月提交之碩士學位論文已經用了英、法、北京等三地的寫本共有十三卷，其中BD.07268（帝068）今已新擬為「妙法蓮華經」，與《法門名義集》懸遠，恐是韓鵬誤記。¹⁷此外，又未觸及俄藏三個卷號、日本收藏二個卷號，故今初步檢核列表，凡有底本P.2119卷外，另有P.3009甲本、BD.02889乙本、S.6016丙本、P.3008V丁本、DX.963戊本、P.2128己本、P.2317庚本、S.1520辛本、Φ.194壬本、BD.04483癸本、DX.533子本、S.5958丑本、P.3001V、羽82.2、天理本（三種）等，共十六個卷號十八種，至於本人指導博士生陳淑萍繼續追索的結果，至今已發現34個卷號以上，若依詞條數量、序位及其內容的差距，大致可區隔為兩大系統。以其將另有〈佛教法數類書研究——以《法界次第初門》與《法門名義集》為研究中心〉¹⁸一文發表，筆者在此不敢掠美，故仍依會議論文宣讀時所得之品名次第列表如下：

首尾題及序文	P.2119 P.3009 BD.02889 ¹⁹ S.6016 羽 82.2
身心品法門名 義第一	P.2119 P.3009 BD.02889 S.6016 P.3001V
過患品法門名 義第二	P.2119 P.3009 BD.02889 S.6016
功德品法門名 義第三	P.2119 P.3009 BD.02889 S.6016 天理本 ²⁰ P.3008V DX.963 P.2128 P.2317
理教品法門名 義第四	P.2119 BD.02889 S.6016 天理本 P.3008V DX.963 P.2128 P.2317 S.1520
賢聖品法門名 義第五	P.2119 BD.02889 S.6016 天理本 BD.04483 P.2128 P.2317 S.1520 Φ.194
因果品法門名 義第六	P.2119 天理本 P.2128 P.2317 S.1520 Φ.194
世界品法門名 義第七	P.2119 天理本 DX.533 S.5958 P.2128 P.2317 S.1520 Φ.194

¹⁷ 韓鵬《敦煌寫本法門名義集研究》，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5-7。

¹⁸ 見本輯，頁153-170。

¹⁹ 北京圖書館藏本計二件：新舊卷號為BD.02889（北8394、調089）、BD.04483（北8720、崑083）。

²⁰ 天理本編號為イ183-127《法門名義集》一卷，中有複重文字，則至少分之為二卷，若據筆跡及本人指導博士生陳淑萍校對結果當有三個不同本子混置。

以上卷號是總為七品之《法門名義集》，其中各卷還有詳略之分，也有大同小異之別，足見此類文獻在當時學佛應用上必有其需要，並有人據以誦習默書，才留下如此眾多的卷號。有趣的是 P.4934 一卷，雖是法數之書，其編纂方式未見品名，也被擬題為《法門名義集》，就筆跡來看，不會是太晚的寫本；就內容而論，則存有五六諸法數，近於《五杉集》之編纂體例，與以上諸本依內容品題而分的方式有所不同，是較富科學性便於尋檢而編輯的法數寫本。從現存則數及文字來看，雖或不同於《五杉集》，然而卻讓我們憑藉著這條線索找到這類載籍的編纂源頭，說明在教律禪還是各具平衡勢力之下，這類書籍並未完全絕跡，仍然有人編纂作為學生修學的教材，同時也是當日釋家的流行風尚，釋應之編輯《五杉集》上卷法數之用意也是如此。

三、《五杉集》卷上法數

與敦煌文獻《法門名義集》的編輯問題

《五杉集》卷上〈四法數〉僅存一條殘文，根據內容當作「四智」，其後〈五法數〉「五信」到「五藏」共廿一條，〈六法數〉「六根」到「六腑」共十五條，〈七法數〉「七寶」到「七淨」共七條，〈八法數〉「八正道」到「海有八德」共十一條，〈九法數〉「九惱」到「九地」共三條，〈十法數〉「十善」到「十大弟子」共五條，另補「十二分經」及「三藏梵語」二條，共殘存六十五條。如果我們也來檢索比較全備的 P.2119 號的全卷內容，將其散存各門類之五、六法數彙集摘錄，則可整理如下：

《五杉集》	《法門名義集》
五法數	
五信：進、念、根、定、惠	
五陰：色、受、想、行、識，亦名曰「五蘊」。	五陰色受想行識。此五陰共成眾生也。何以色陰。形礙為色。領納為受。假名為想。起作名行。了別為識。何謂為陰者。陰蓋積聚。以成眾生。

五分法：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	五分法身 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是名五法身。戒者防非止惡。定者心住一境。慧者緣中決斷。解脫身者。絕縛離羈。解脫知見身。解脫緣中。審之明白。此五分法身。是佛德體故。言為說身。
五眼：肉眼、天眼、法眼、佛眼、惠眼。	五眼 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是為五眼。肉眼障內近色。天眼障外遠色。慧眼所照觀空。法眼照有。佛眼空有俱照。明過四眼。所不能知。悉皆明淨。凡言眼者。以為功良由境別不同。所以分之為五。
五障：女人不得作轉輪王，二不得作天帝釋，三不得作梵王，四不得作魔王，五不得作佛。	
五位：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十一地。	
五體投地：兩手、兩膝、頭。	
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境如塊證，為五通也。	
五蓋：貪欲蓋、嗔恚蓋、昏沉睡蓋、祥氣惡作蓋、疑蓋。	五蓋 貪欲蓋。嗔恚蓋。睡眠蓋。掉舉蓋。疑蓋。何名為蓋。能覆行人。名之為蓋。蓋掩其心。令不明了。是名為蓋。
五色根：眼、耳、鼻、舌、身。	
五慾境：色、聲、香、味、觸。	五欲 色欲。聲欲。香欲。味欲。觸欲。是為五欲也。人天福報受五欲樂。修道之人捨而不著。故維摩經雲。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
五趣：地獄、餓鬼、畜生、人、天。	

五明：內明、因明、聲明、醫明、工巧明。	五明論 內明。因明。聲明。醫方明。功業明。內明者。佛所說者名教內論。因明能屈他論。自申己義。名為因論。聲明顯示一切音聲差別巧便言辭。名為聲論。醫方明者有四種。一者顯示差知病因。二者顯示病因。三者能顯示除已起之病。四者顯示已除之病令不重起。功業明顯示種種世業成就。此五種明處菩薩悉求。
五衆：比丘、比丘尼、式叉尼、沙彌、沙彌尼。	
五衰相：一眼瞋動、二頭上花萎、三衣受塵垢、四腋下出汗、五不樂本坐，是五衰。	
五果：四果外加辟支迦。	
五衣：三衣□加僧支、僧歌通為五衣。	
五逆：煞父母、煞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五怖畏：不活畏、墮惡道畏、大眾畏、惡名畏、死畏。	
五常：仁、義、禮、智、信。	
五臟：心、肝、脾、肺、腎。	
	五戒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是為五戒。淨度經雲。持定者天令五神護之。五戒定者二十五神營救門戶不令惡□。
	五忍 一伏忍。二信忍。三順忍。四無生忍。五寂滅忍。地前三賢菩薩得伏忍。初地二地三地得信忍。四地五地六地得順忍。七地八地九地得無生忍。十地與佛地得寂滅忍。

	五乘 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佛菩薩乘。能運眾生從因至果。故名為乘。
	五濁 一命濁。二眾生濁。三煩惱濁。四見濁。五劫濁。壽命短促名曰命濁。眾生造惡名眾生濁。貪嗔癡長名煩惱濁。邪見轉生名為見濁。飢饉疫病刀興等起是名劫濁。
六法數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是為六根。發生六識中間緣。染是識六塵。眼受何塵。色亂其想。耳取何塵。聲蕩其志。鼻染何塵。香熏其欲。舌受何塵。味長其嗜。身取何塵。著於細滑。意染何塵。流於分別。何以謂之塵。六根所緣合生染著汙心智有等塵埃之垢物也。六識隨塵障無塵智。行者觀空。得無塵解。故能不染聲色。不貪舌味。不著細滑。不起分別。達無想之理。得聖人之名。
六識：同上。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六賊：六識取境為賊。	六賊 六識染塵能生三毒。劫害功德。故比之賊。經云。而此識賊如猿猴走遊六根是也。
六通：於前五通加漏盡通，唯二乘聖仁聞。	六通 一身通。二天眼通。三天耳通。四他心通。五宿命通。六漏盡通。離壅無礙。名之為通。
六波羅蜜：一檀波羅蜜為佈施、二屍波羅蜜持戒、三羶提波羅蜜忍辱、四毗梨耶波羅蜜精進、五禪波羅蜜禪定、六般若波羅蜜智慧，又雲六度。	六度 佈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進度。禪定度。智慧度。到彼岸名之度。西國正音名波羅蜜。波羅者言彼岸。蜜之言到。彼岸到也。若不達三事之空。雖行六種之善。但名為施。但名為戒。不得為波羅蜜。
六和：身和共住、口和無諍、利	

和同均、意和無違、義和同修、見和同解。	
六垢：惱、害、狠、諂、誑、憍。	
六時：晝三、夜三：辰、朝、午時、黃昏、初中、後夜。	
六慾天：四天王天、忉利天、焰魔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兜率天。	
六德：佛有六德：一自在、二熾盛、三端嚴、四名稱、五吉祥、六尊貴，為六德也。	
六物：除三衣外有鉢、瓶、袋、衣、坐具、針筒也。	
六親：父、母、兄、弟、姊、妹。	
六畜：牛、羊、馬、犬、雞、豬。	
六腑：膽、膀胱、大腸、小腸、胃是也。	
	六大 地水火風空識也。四大前說。此空大虛通分也識大了別心也。
	六念 第一念佛。佛是眾生無上慈父。第二念法。法是眾生煩惱良藥。第三念僧。僧是眾生三乘福田。第四念戒。戒是眾生防非止惡。第五念捨。捨是眾生除慳雜著。第六念天。天是眾生清淨果報。此天非三界之天。謂第一義也。淨故名為天。
	六和敬 身同。口同。意同。戒同。施同。見同。是謂六同。等修佛法。離諸慢爭。故名和敬。亦名質直心。

	六道 地獄道。畜生道。餓鬼道。阿修羅道。 人道。天道。是為六道眾生。亦名六趣。
--	--

經過上表的比對，可以確認《五杉集》之〈五法數〉廿一條和〈六法數〉十五條，在《法門名義集》中前者對應了六條，卻少了十五條，另外多出四條；六法數則對應了五條，而少了十條，另又多出四條。這樣的結果說明兩本之間雖有交集，卻也有各自的特色。交集是因佛教的共相，各自呈現的特色，卻也說明兩本之間並無互相因襲的關係。再者，以則數而論，《五杉集》的法數條量多而解釋簡略，但是《法門名義集》則條量少而解釋文字較為詳備，兩書各有千秋。至於 P.4934 雖是法數之書，能不能擬題作《法門名義集》，也頗有商榷餘地，尤其《法門名義集》各卷已經存在繁簡不一的情況下，要用統一名稱概括既沒卷名，也沒品名的這些寫卷，實有再作重新考慮必要。

四、《五杉集》以後國內外編輯或出版的法數書類

有關依法數以說經，自安世高以後已成釋家說經傳道所用之一重要常態法門，故遠在西北的敦煌十七窟的藏經洞即保留了初唐李師政編纂的諸多法數寫卷《法門名義集》一書，不但分有品第完本的形式，也有各種不同的異本；而在五代南唐的東南一帶，又有釋應之編輯的《五杉集》傳世。凡此種種跡象足以說明佛教盛行的唐、五代，法數書籍遍布全國，以至於韓國編輯高麗藏經時，除以開寶藏、契丹藏為基礎外，也收集了不少的中國佛典，其中不乏這類的作品，並且一刻再刻，在中國已經亡佚的《五杉集》一書，居然被完整的保留下來，更證明李氏王朝虔誠篤信佛教的一個最好實例。因此高麗藏經的初雕版在遭遇戰亂焚毀之後，高宗 23 年（1236）又於江都設立大藏都監，再次雕造大藏經，約經 16 年（1251 年）始告完工，此一版本即是現存的八萬大藏經。《五杉集》雖然未曾收載其中，然而根據卷下末葉刊記題署：「天順六年壬午歲（1462）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則是重刊於明英宗朝，若問初刊本何時問世？根據朴鎔辰指出「敬」、「隆」、「勳」、「運」諸字的缺筆現象，確認這是避開高麗太祖、

順宗、宣宗之諱，因此推定覆排底本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1083-1105）。²¹

至於日本室町時代（1192-1586）也編輯過法數一類的作品，曾經統治周防、長門為中心的大內氏，模仿京都，積極提倡文治，不斷的從中國和朝鮮進口大量漢籍，並獎勵出版事業，這就是史稱以山口為中心的大內文化。尤其大內盛見（1377-1431）時所刷印極具盛名的出版物元朝可遂《藏乘法數》²²一書，至今猶存，其末頁則有「應永庚寅（1410）二月比丘靈通謹白」的一篇跋文云：

比丘靈通修禪之暇，古教照心，嘗患法義有未解了，而昵吾口者。偶獲遂師藏乘法數，若法若義，瞭然在目，乃欲流通是書，與天下學者共之。今周州大先道雄居士欣然施財，命工以壽于梓，使覽者乃知禪不異教，教不異禪，禪教雙忘而超言數之表，寔有補於宗門者也。

這篇跋文反映了比丘靈通禪修之暇，認為仍然需要教義來共補宗門。因此獲得可遂的《藏乘法數》一書後，肯定是書足以流通天下，加上周州大先道雄的欣然施財，於是命工以壽于梓。這點認識及該書的編輯體例，完全與《五杉集》近乎一致，也與明永樂十二年（1414）釋一如（1352-1425）奉詔纂修的《三藏法數》²³以及稍後釋寂照奉敕增編的七十卷本《一代經律論釋法數》²⁴大體相同，更有賢首宗的潛溪學者行深增補之《賢首諸乘法數》²⁵；天台宗的釋圓靜詳細重新訂正外，也採錄教外名相與內典關涉者，而有《教乘法數》²⁶。證明《五杉集》

²¹ 朴鎔辰〈應之の《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編纂とその佛教史的意義〉，頁52。又見山本孝子〈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卷中〉所收書儀文獻初探——以其與敦煌寫本書儀比較為中心〉，頁51。

²² 元·可遂《藏乘法數》，『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東亞數字資源庫網』：<http://ostasien.digitale-sammlungen.de/de/fs1/search/title/start.html?letter=Z>（2017.8.4上網）。此資源庫網提供訊息云：Zangchengfashu（藏乘法數）Yuan1271-13681ce（1冊）Blockdruck. Ausder Sammlung Ishii Sekisui（刻本框21.5x15.3公分，白口，左右雙邊，雙黑魚尾。書簽題「乘藏法數」鈐有日本收藏家「小汀文庫，積翠軒文庫」印）。按：此書被列為元刊本當指所出底本，非跋文所謂應永年間（1394-1427）的大內刊行本。

²³ 此書又稱《大明法數》、《大明三藏法數》，詳見明·釋一如等集註《大明三藏法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

²⁴ 此書又稱《大藏法數》，乃以釋一如之《大明三藏法數》為根據，復增入諸乘法數、藏乘法數、教乘法數，間亦載錄外典名相等，編輯成書。明·寂照《一代經律論釋法數》（日本萬治元年（1658）西村九郎右衛門刊本），詳見國家圖書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5e/0c.html>（2017.8.4上網）。

²⁵ 明·行深《賢首諸乘法數》（慶尚道：山地伽耶山鳳栖寺刊，1500）。見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數字資源庫』：<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37630>（2017.8.4上網）。

²⁶ 明·釋圓靜（字心源）《教乘法數》，收錄於《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4年）。參見明刊本宣德六年歲在辛亥（1431）秋九月九日行在僧錄司右講經江左衢遐序〈教乘法數序〉。

除了在韓國一再的被刷印之外，也許還被日本自韓購入，或者另本元刊流入了可遂及比丘靈通的手中，因而影響及開拓了日本法數書籍的編輯和刷印。至於其對明清以後的法數編輯，以迄今日網路流傳的學佛法數，也有一些間接的影響。

五、結論

《五杉集》上卷凡分「法數」與「家誨」兩部分，這是目前看到現存原書的編制樣式，然而原擬編輯的上卷不應該是這樣的內容，而是存錄不全仍有待增補道宣法師的南山戒律儀，後來因為該書流傳在外，每被改頭換面，於是打破了原有的規劃，改以佛教教義從一到十的法數進行編輯。如今一到四的法數部分除了僅存「四智」一則外，其前面部份在刊印後的收藏過程中已經殘損，只存上一則及五至十的法數，另補「十二分經」及「三藏梵語」二條，以至於原書上卷部分目前僅見殘存的三葉，然而第二葉板心原有「十五」或「廿五」葉，則今本至少脫佚十三葉左右，原來文字應有南山律儀及一到四的法數。根據殘存的法數，這類東西乃是學佛傳教說經過程中比較有秩序而易學的教義名相，也是阿毗曇學說經及格義學的重要方法，當日十分流行，此從敦煌文獻眾多之法數寫卷可以確認，尤其與初唐李師政編輯的《法門名義集》諸寫卷更為接近。如果抽樣調查二本〈五法數〉和〈六法數〉，兩本之間既有交集，卻也呈現各自的編輯特色，並且沒有明顯互相抄襲的因果關係。只是以則數而論，《五杉集》較多，但是《法門名義集》的法數釋文則比較詳備。

再者，自安世高以後釋家以法數傳道乃為常態，故五代南唐即有釋應之編輯的《五杉集》傳世，遠在西北敦煌的第十七窟藏經洞保留了十六種以上相關的法數寫卷，其中又以《法門名義集》最多卷號及最完備。凡此皆足以說明唐、五代，法數書籍遍布全國，以至於趙城金藏中亦存有《教乘法數》，而韓國編輯高麗藏經時，收集了不少中國的佛典，其中即含《五杉集》這類的作品，並且一刻再刻，說明了李氏王朝虔誠信佛的一個最好實例。根據末葉刊記題署：「天順六年壬午歲(1462)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證明該書重刊於明英宗朝，因為從「敬」、「隆」、「勳」、「運」諸字的缺筆，確認這是避開高麗太祖、順宗、宣宗之諱，因此推定其覆排底本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1083-1105)。至於日本室町時

代（1192-1586）也曾獲得是類元版的刊物，編輯過法數這類作品，尤其大內盛見（1377-1431）時曾經刷印過極具盛名的出版物《藏乘法數》，至今猶存，其末頁則有「應永庚寅（1410）二月比丘靈通謹白」的一篇跋文，說明他偶然間獲得可遂的《藏乘法數》，勿論是否為可遂的編著或出於他人之手，都是教禪宗門的必修之物，一旦有人施財，立刻命工壽梓。往後則有明代永樂十二年（1414）釋一如（1352-1425）奉詔纂修的《三藏法數》及稍後釋寂照奉敕增編的七十卷本《一代經律論釋法數》等書，明清以後，還不斷有賢首宗師行深釐定的《賢首法數》；天台宗釋心源靜訂正的《教乘法數》。凡此諸書，若論體例，差異不大，卻足以說明學佛之簡明理路門徑，以及證明法數書籍在東亞各國之間中、日、韓文化的交流真相。

附記：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5 敦煌論壇：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敦煌研究院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辦，2015.8.13 敦煌。由於不遑修整，今因催稿再三，只好稍作潤飾，又經主編汪娟、梁麗玲教授及陳淑萍助理之統整補苴，勉強刊登於此，特與致謝。2017.8

敦煌學 第 33 輯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梁麗玲、陸穗璉、竇敏慧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40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017 年 8 月

ISSN 1015-9339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33

Ding Peng, A Study of Animation Composition based on the Wall Painting from Dunhua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ine Colored Deer

Wang Sanch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hi Yingzhi's the *Wushan Lianruo Xinxue Beiyong* Part On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Fashu"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Chu Fengyu, On the Spread of the Activities of Telling and Singing among Buddhist Temples in Dunhuang: A Case Study of the Three-Realm Temple in the Mogao Cave Region

Ma Xiaohe and Wang Chua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Uṣṇīṣa Vijaya Dhāraṇī*
Translated by Amoghavajra

Hsu Chuanhui, The Buddhist Policy of the Tibetan Regime and the Buddhist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Guiyijun Governance

Zhang Changbin, A Study on the Disposed Scripture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from the British and French Collections

Chang Chiahao, A Study on the *Text of Lecturing Scripture on the Accomplishing Enlightenment of the Tathagata's Eight Marks spoken by the Buddha* preserved in the Capital Museum

Chen Shuping, A Study on the Buddhist Compendium of the Fashu Books: with the Focus on the *Fajie cidi chumen* and *Famen mingyi ji*

Yang Mingchang, An Examination on the Changes of the Attendants to the Mañjuśrī Bodhisattv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2017.08